# 黄洋河源

王仁秀

#### 溯洄寻源

黄洋河的最早地理志记见于《太平寰宇记》,称之为"黄羊水",于唐初与平利县邑名同期载入文献。黄洋河之名最早见于清乾隆年间县志,因何更名黄洋河,尚无据可考。有观点推测,可能与河水颜色或形态有关:洋,水之大者。以古人命名习惯,或喻河流水量充沛、水势奔腾不息之意,或寄寓川流漫阔、泽被万物之愿景皆有可能。

作为平利境内四大主干河流之一,黄 洋河如大地舒展的血管,于群山褶皱间蜿 蜒如练,承载着一方山水的灵秀气韵,自 西南向东北逶迤远去。

黄洋河发轫于龙须垭的崇山峻岭,初以"清水河"之名苏醒,携着山涧的清凉漫流而下,行至洛河街,它迎来发源于药妇山的洛河,两水相融,水势立即宏阔许多;继续向前,至罗家堡附近,发源于界岭的南坪峡河又携着峡谷的幽趣汇入,当地人习惯将从源头到此的河段,统称为"洛河"。

黄洋河继续往东北,进入旧洛河区迎太乡地界,自西南群山间蜿蜒而来的线河,带着沿途村落的烟火气注入"洛河"。两河迂回相拥,奇迹般地漾出一汪半月形"池塘",线河如缎带般穿塘而过,将其分为东西两岸:西岸名莲花台,东岸称狮子坝。

四水归元,至此终成气象。黄洋河不舍昼夜,蜿蜒奔涌,依次漫过洛河的晨雾、大贵的田畴、老县的古筒车,纳沿途大小支流,又携三阳镇尚家坝寨岭所出胡河,过蒋家坪人汉滨区界,而后流经财梁,绕毛坝田园,于县河口下方约50米处,纳发源于平利女娲山的县河,过迎风坝,穿张滩镇奠安塔后,朝着汉江的方向,奔赴一场更壮阔的旅程。

这,便是黄洋河最动人的开篇:以万 千细流的执着,写就一条河的史诗华章。

#### 人文拾珠

溯源而下,黄洋河全程 126 公里的奔袭里,每一条支流相汇,都是一次水量丰盈,更是一次地域灵气的交融。岁月沉香,

于沿河两岸留下诸多人文遗珍,最富故事的所在地当属旧迎太乡、狮子坝与莲花台,三地的往事交织着历史的厚重与传说的奇幻

莲花台与狮子坝隔水相对,站在莲花台仰望狮子坝,山势如坐卧雄狮,苍木为鬃,骄阳为芒,威风凛凛!侧观又似雄狮低头畅饮塘中清波,威憨并蓄间又有几分灵性

登上狮子坝俯瞰莲花台,扇形台地自山脚徐徐铺陈,层层梯田如莲迂回叠升:春来新绿漫卷,秋日金浪翻涌,宛若盛放的彩莲,若逢雨后初霁,薄雾里活脱脱一幅曼妙的水墨莲韵。因水源优势,当地产出的莲藕洁白如玉,质佳味美。

黄洋河过洛河人大贵地界,五株参天水麻柳成了独特天然界标,界名便谓之"五棵树"。

以树为界并不多见,多少有些随意,一些往来行客不免揣度:若古树枯毁,界岭岂非牵扯不清?可百余年光阴流转,这五棵大树始终苍劲繁茂,未见半分衰容。据几位河畔老者追忆:自他们幼时,这五棵树便如今日这般高大挺拔,冠盖如云,一字排开斜斜探出身子,把流经的河道大半遮蔽在浓荫里。他们的童年时光,多一半也珍藏在这浓荫里,如今乡人多外出谋生,城乡两头奔波,唯留老人与老树相守经年,成了

再往下,黄洋河过大贵人老县地界,河道在此处拐出一道柔和的弧线,岸边一片规整的良田骤然铺展,谓之"筒车坝"。

"筒车坝"良田面积不过五十余亩,相较于黄洋河流域连片成势的百亩沃野,不过是农耕画卷里的一角小巧图景,可在通晓黄洋河农耕史的人眼中,却犹如一枚嵌进田垄深处的文明烙印,不仅是该流域古灌溉文明的鲜活印记,而且蕴藏着古人借水力兴农的智慧密码。

据现存零星资料记载,古时黄洋河流域虽然水源充沛,但是河道与农田间的地势落差,"有水难用"成了困扰千年的农耕瓶颈。很长时期里,沿岸百姓只能"靠天吃饭"。隋时,筒车灌溉技术被引入此地,当地人迅速走出守着大河盼甘霖的困境,及至唐初设县,这项技术得以广泛普及并不

断改良,逐渐形成"多车联动"的灌溉体系,让许多"望天田"变成了旱涝保收的良田,福泽一方。

近代以后,随着现代水利工程广泛运用,筒车退出了农耕舞台。如今站在筒车坝的田埂上,已难寻古筒车吱呀转动的身影,唯余河畔老人口中"筒车灌田"的旧故事,仍在诉说着曾经的热闹与繁荣。

黄洋河行至老县蒋家坪,绕过凤凰茶山背后的铜皮沟,便进入汉滨区地界。铜皮沟本是寻常山坳,无特别景致,受黄洋河水脉滋养的凤凰茶山,因一段传奇故事,成了此间人文一景。

山脚那株透着岁月古意,又裹着缥缈仙气的老鹰茶树,便是故事的文眼,这株老鹰茶树,树龄已近一千三百年。当地老辈人代代相传:武则天称帝前,见对势势。这经凤凰茶山,行至古茶树前,见则煎煮好繁叶茂,乡人正采摘鲜叶以煎煎煮粉饮用,称可健体疗疾。武后好奇驻足,片沟间便觉连日奔波困乏消散无踪,整个人神流,变,恰在此时,一只凤鸟自云端翩跹方气爽,恰在此时,一只凤鸟自云端翩跹方天空随即云雾缭绕,紫气升腾,一派祥瑞元之景。武后见此异象,视作吉兆,心下大悦,当即口授懿旨封老鹰茶树为"茶王"。

因着这则神奇传说,早年山乡缺医少药时,乡邻若患病痛无力求医,便会到老鹰茶树下虔诚拜谒,然后采摘鲜叶煮水饮用,病痛竟奇迹般好转。久而久之,"老鹰茶能治百病"的说法在当地传开,后有人采了茶叶送检,其"药效"之谜得以揭开:此茶性甘凉,兼具消食化滞、疏肝解郁、清热利湿、明目醒神等功效,且闻之有兰麝之香,既是佳茗,亦是良药,堪称"茶药同源"的上品。

至今时,当地人仍亲昵地称其为"长寿茶",常于春上采摘几捧嫩芽,制成绿茶珍藏待客。

#### 流经岁月

如果说,黄洋河的百余里河道是自然与人文共同织就的锦带,那锦面上的纹样,远不止藏于水源深处、嵌于界岭风光里的人文烙印,更有散落于时光长廊里的

商道足迹,串起山水背后的岁月悠长。

作为汉江重要支流,黄洋河自古便是金州(安康)通往巴蜀的水路要冲。宋代史料明确记载:金州"西通梁州,南接巴郡",黄洋河正是这一交通网络的关键节点。早在晋代,沿线百姓便引入筒车灌溉技术,流域内农业渐兴、商贸繁茂,水产、山竹、优质木材及茶、漆、麻等特产,借水运之便远销各地,成就了"物阜民丰"的盛景。

更鲜为人知的是黄洋河还曾是重庆大宁盐城食盐运输的重要支线。亿万年前的地质演变,在巴山深处孕育出富含氯化钠的大宁卤泉,自先秦起,先民便汲泉煮盐,食盐沿水陆交织的商路,远销川、陕、渝、鄂、滇、黔等地。大宁因盐而兴,至清代跻身中国"十大盐都",直至 20 世纪 90 年代传统制盐业退出历史舞台,延续数千年的卤泉至今涌流不息,默默诉说着古老商道的岁月沧桑。

大宁即今巫溪,与平利八仙镇相邻, 黄洋河上游的洛河、八仙一带,许多人家 祖上都曾以运盐、售盐为生,有盐商、盐 贩,也有单做脚夫的"盐背佬儿"。无论经 陆路、水路运至黄洋河上游的食盐,均通 过河运抵达汉江后转运至南北各地。

洛河镇南坪街白云寺遗址的《过水坪》碑刻,便以"林下支锅炊饭客,道旁背笼贩盐人"的诗句,为这段商贸史留下了最写实的注脚。诗中水坪乡的南坪峡河,正是黄洋河上游的四条主支流之一。

清代《兴安府志》亦载,黄洋河上"舟楫往来,商货辐辏",足见其于繁荣流域商贸的枢纽作用。事实上,黄洋河航行,止于20世纪70年代,只是规模和方式不同往昔,只剩"放排"一项营生,用于摆渡及运输竹料、木材,偶有乘竹排于深水处撒网捕鱼者。如今沿河徒步,偶尔还会遇到早年以河运谋生的老黄洋河人,他们自称为放排人。

溯源回望,河水汤汤,黄洋河早已化作连接地域根脉的时空纽带,悄然串联起一部生动的"活态档案",成为承载身份与记忆的符号,为整个流域注入了珍贵的"根源性认同",为守护和发展这片土地注入了生生不息的力量。

### 中秋辞

刘굴



与秋天有关,就去问庄稼,庄稼笑而不答去问菜蔬,太阳光笑而不答去问刚刚采过的茶山,秋茶笑而不答去问过路的外乡人,车站公交飞鸟笑而不答去问过路的外乡人,车站公交飞鸟笑而不答去问过路的外乡人,车站公平利的、烟河沟的、五峰山的、脂坊沟的的大路。如河河,得富的、胜利的、兴旺的草沟仍有财的、春花女子、养蚕的兴茶的开早点铺的、街酒、汤圆,桂花水仙干枝梅一满圆得生龙活虎点石成金亲人们,唤着你们的名字,八月就开腔了一声人回来了,整个八月都圆成一个大月饼

居整个八月中央,仲秋饱满,每一眼都看到神看到仙

我从八月的手势来,从八月的口哨和领口来 八月十二条经络,三十二颗牙二百零六块骨头 从八月肾气胆气心气血气呼气和眼睛神气来 八月肩膀,八月腰身、脊背,八月肋骨 八月喉咙、牙齿、眉目、耳朵、黑发 八月双肩包,拉杆箱,八月从容文质彬彬 八月种过的地收过的田绿过的山清过的水 八月唱过的歌约过的事兑过的誓言 八月集合勤劳的人,在天空幕布前唱歌 在青山舞台上唱歌,在城市和村庄门口 广场或葡萄架下,唱一首歌颂的歌,念想的歌 八月松枝开道黄土垫道清水泼道,开门迎客啊 远方的客,辈分里的客,家门口的客,熟悉的客 生疏的客,族谱里的客,农谚和县志里传说的客 八月迎接我,用整个秋天的神态,整个秋天的安妥 八月迎接我,用老曲子的酒,满脸的红光和幸福

## 麻柳是个好地方

马波

初到麻柳任职时,正值深秋。车子从包茂高速巴山出口下来,沿着蜿蜒的 211 省道盘旋而下,两侧山势如刀削斧劈,偶尔闪过几户人家,青瓦白墙隐在苍翠之间,炊烟袅袅,竟像是从画里飘出来一般。路越走越窄,车轮碾过碎石的声音清晰可闻,转过最后一个急弯,眼前豁然开朗,麻柳镇到了。

镇子不大,依山而建,一条主街顺着山势起伏,两旁店铺林立。主街旁藏着一条老街,青石板被几代人的脚印磨得发亮,雨天能映出檐角的飞翘。街上很热闹,背着竹篓的山民慢悠悠地走着,偶尔停下来和熟人寒暄几句;广场的花坛边,老人们围坐着打长牌,杯

子上茶垢和噘起的烟斗诉说着岁月的痕迹。 我住的宿舍跟办公室是连着的,推开窗户就能穿过政府院子望见远处的群山,没有月亮的夜晚,山影如墨,偶尔闪烁的灯火与

天上的星星遥相呼应,让人恍惚间分不清天上人间。 麻柳镇位于紫阳最西南边,与四川省万源市、汉中市镇巴县毗邻,素有"一脚踏三县"之说,还有"秦川锁钥"之美誉。这里道路崎岖、重峦叠嶂、清泉溪流,有水沉寨、野猪尖、二州垭、一线天、石笋

型、重峃堂埠、有永侯加,有水加黎、野殖关、二州地、《线人、石笋山等自然景观。 春日里,山坡上的油菜花一块块散落,夹杂着樱花和桃花,远看如一幅被打翻的调色盘,泼洒出肆意又明媚的色彩;夏日的麻柳是被蝉鸣浸透的,柳丝低垂,像一帘碧绿的瀑布,大人小孩们在河里嬉戏游泳,溅起的水花惊得蜻蜓掠水而逃;秋日的山间,枫叶像

是被点燃的火焰,红得热烈奔放,与翠绿的松柏交相辉映,勾勒出

一幅色彩斑斓的画卷;冬天一场大雪过后,整个镇子都被厚厚的积雪覆盖,一片银装素裹,仿佛进入了童话般的世界。 麻柳盛产茶叶,得益于独特的地理气候条件,产出的茶叶香气浓郁、滋味醇厚,在清代被甄选为贡品每岁朝贡,现有清光绪紫阳贡茶《信票》载有"麻柳坝春分茶二十觔、白茶二十五觔"的史证。每到采茶季节,茶农们便忙碌起来,指尖在翠绿的茶丛间灵活穿梭,将一片片鲜嫩的茶叶采摘下来,经过晾晒、炒制等工序,变成了香

到采茶季节,茶农们便忙碌起来,指尖在翠绿的茶丛间灵活穿梭,将一片片鲜嫩的茶叶采摘下来,经过晾晒、炒制等工序,变成了香气扑鼻的茶叶,浅啜一口,整个人都浸在这份来自山野的清爽里,连呼吸都染上了茶的香气。 麻柳的人们更是淳朴而热情,他们日出而作,日落而息,过着简单充实的生活,每当有家人来访,他们自会拿出家用最好的东西

麻柳的人们更是淳朴而然情,他们自出而作,日洛而息,过有简单充实的生活。每当有客人来访,他们总会拿出家里最好的东西热情招待,脸上的笑容真诚而温暖。在这里,邻里之间相处和睦,互帮互助是常有的事。谁家有红白喜事,全村人都会主动帮忙,那种浓浓的人情味,让人心里暖暖的。

在麻柳工作的时间里,我与同事一起,行走在乡村崎岖陡峭的路途,倾听百姓的心声,解决他们的困难。虽然过程中充满了艰辛,但每当看到小镇的面貌一点点改变,百姓的生活越来越好,心中便充满了无限的成就感。

充满了无限的成就感。 麻柳,这个我工作与生活的地方,它的山水之美、人文之厚、发 ↑ 展之快,都让我深深眷恋。我坚信,在未来的日子里,麻柳会越来越 好,它将如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,绽放出更加耀眼的光芒。

# 水韵石泉

宋晓梅

城南石隙多泉,径流不息,故 行命名石泉。

### 秦巴汉水

汉江从汉中宁强发源,自石泉县曾溪镇铜磬沟口入境,由东南部石泉咀出境。汉江,一路浩荡奔流,四时之景不同,每一处截截惊喜,流经石泉,更藏着诸多的精妙绝伦,让人为之心醉神迷,叹为观止!

小城石泉,北依秦岭、南枕巴山,地处秦巴腹地,南北皆重峦叠嶂,汉江穿境而过,呈"两山夹一川"之势,独特的地貌造就了石泉丰富的人文历史。

### 水韵清音

古时的石泉是汉江黄金水道的重要码头,上通汉中,下行汉口,木帆船去汉口,往返需要半年。得天独厚的水运优势,让石泉自古以来就是交通要道,水驿码

汉江在石泉境流经大小险滩 25 处,有"紧十三,慢十三,不紧 不慢又十三"之说,意思是汉江初 入石泉境,滩多水急为紧十三;后 进入峡谷,河窄水深,水流变缓, 为慢十三;再至出境段,流速较为 缓慢为"不紧不慢又十三"。

时过境迁,在历史的长河中, 石泉航道的胜景在时空里幻化成 无数光与影的叠加,镌刻在石泉 的山水间,汉水催生的深厚文化 底蕴和悠久的历史传承绵延至 今。

> 水韵古城 石泉因汉江水运而兴,街市

最完好的明清古城,古物尚存,古风依旧,无声地向人们昭示着古城的过往。

### 水韵女子

在一个典雅大气的石锅鱼坊,负责给我们点单的女子声音宛如莺啼,容貌清丽出尘;添汤递盏的大嫂言语不多,进退有度,举止和缓。

从鱼坊出来,夜色里的石泉 古城,秋雨淅沥,丝丝凉意,一对 年轻的情侣共撑着一把雨伞从我 身边慢慢走过,男孩体贴地揽住 女孩肩膀,让她紧依自己。刀郎 《花妖》在湿漉漉的青石街巷里反 复低低吟唱,这世间有遗憾,也有 成全。

遥想当年,江风袅袅的古堤上,帆影绰绰,痴情的女子深情等 侯夫婿来归,喜河街渡口千帆宽 发,渐行渐远,有痴情的男子痴痴 发望岸上石人,更有佳偶成双,红 石包上并肩而立,一起江边折柳、 放纸鸢,安享岁月静好。

岁月悠悠, 石泉小城枕河而 眠, 桨声灯影里, 多少故事, 已风 流云散。悠悠汉江水, 滋养饮食男 女, 养男子浩然之气, 石泉男子个 个刚毅果敢, 神采俊逸。

### 水墨长卷

石泉,集汉水之大成,一江水清碧,波澜不惊,汉江像一位慈祥的母亲,她静静地流淌,深情地拥抱着石泉小城,哺育着一代又一代的石泉子民。

石泉,是诗与远方,是一个适合遐想,安放心灵的地方;石泉,铺展于天地之间,是千年捧读不倦的山水长卷。

倦的山水长卷。 夜雨初霁,一轮明月升起,朗朗清辉洒在粼粼江面,千里汉江, 万年奔流,生生不息。



## 小站浇车

谭照楚

二十九载光阴掠过,我仍时常想起那座小站。那年夏天,我背着行囊来到大竹园初中,学校西北角,襄渝铁路静静穿过,小站就在两所学校之间,像一枚被时光遗忘的书签。每天清晨,6065次列车的汽笛准时划破山间的雾霭,如同推开一扇通往世界的窗。

小站最热闹的时刻,总是伴着绿皮车的到来。 上班族攥着车票疾步向前,小贩们的扁担在人群中起伏晃动,学生三三两两说着笑着。只需二块五毛钱,半小时车程,我们就能抵达山外的城镇,这份便利,让其他山区学校的同事羡慕不已。列车离去后,小站又恢复宁静,只剩站台上几片飘落的树叶。

最初的夜晚总被列车惊醒,每隔半小时,哐当声便碾过梦境,将睡意震得支离破碎。奇妙的是,数年之后,当我在城里的卧榻安眠,却因为缺失了这熟悉的节奏而辗转反侧。原来有些声音,早已在不觉间成了生命的背景乐。

这座小站见证着太多的故事,20世纪80年代,学校的煤油灯下诞生了中考神话,城里孩子乘着慢车来此上留学,新世纪后,学校又成为重点高中的生源基地。一茬茬山里的孩子从这里出发,他们的梦想沿着铁轨伸向远方。

最难忘的是那群小贩们,天还没亮,他们就担着蔬菜、山货挤上列车,扁担两头坠着一家的生计。车厢里弥漫着泥土的气息、烟草的味道,还有热烈的交谈声。列车员总是宽容地看着他们,偶尔补票时露出心照不宣的微笑。每到周五,我总能在车厢遇见他们蘸着口水数零钱的场景,那皱巴巴

的纸币里,裹着最真实的烟火人间。

小站也是情感的驿站。支教老师来的时候,孩子们围着他们走进站台;离开时,又追着列车哭成泪人。记得那次送别,我和同事因话别太久,竟错过了下车,最后只得从南溪沟下车,乘船翻山而归。如今回想,那段多走的山路,反倒成了记忆里最温暖的迂回。

记得 2004 年秋天,我们要筹备一场教学会议。总务主任老陈不知从哪弄来二百盆菊花,于是那个周日,四十多位老师每人抱着四五盆花登上列车。列车员起初阻拦,听说缘由后便笑了。秋阳透过车窗,照得各色菊花熠熠生辉,整节车厢香得像个花园。如今那些老师大多各奔东西,那年秋天开在列车上的菊花,永远绽放在记忆深处。

复线修建时,慢车停运。我们突然发现,原来半小时的车程,竟要辗转三四个小时。大家见面总要问:"小站什么时候重开?"问话里藏着共同的期

后来,高速通了,小车多了,小站渐渐沉寂,我 也调离多年,再没听过那熟悉的汽笛声。偶尔梦 中,还会看见那座站台:夕阳西下,绿皮车缓缓进 站,有人上车有人下车,站台工作人员挥动着小 旗,世界仿佛还是从前模样。

每个生命里都有这样的小站,它不张扬,却承载着出发的勇气与归来的温情。那些在此交汇又离别的人们,那些被列车带走的岁月,最终都沉淀为心灵地图上最温柔的坐标。当我们走得太远太快时,不妨回望那座小站,它始终站在那里,提醒着我们为何出发,又终将去往何处。